难忘四次握手

◆ 胡劲军

本文选自文汇出版社日前出版的《金福安纪念文集》(陈保平主编),这是对已故本报原总编辑金福安先生逝世两周年的纪念。这本文集由金福安师友、同事及读者等撰写的回忆文章、金福安新闻工作的理论探索和游记随笔等组成。它表达了人们对金总的缅怀纪念,从中人们处处感受到金总为人的高风亮节,时时体察到金总处事的光明磊落以及专业水平、文化修养和敬业精神。他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,是今日新闻从业人员学习的楷模。

人生旅途中有些事,有些人,会让你刻骨铭心,难以怀忘。一段时间来,始终有一个不敢、不愿碰触的“隐痛”,在我心灵深处挥之不去。金福安先生离开我们快两年了,我时时会想起他。他是《新民晚报》总编辑,我是他的继任者,在与金总交往过程中,有着很多难忘的记忆,其中四次握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1990年夏天,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,学校领导找我谈话,希望我能留校工作。而我觉得年轻人应到社会上闯荡一番,我向往挑战性更强的新闻工作,故没有选择留校。7月25日,我和钮也仿同学一起分配到《解放日报》夜班做校对工作。

《解放日报》夜班编辑部是名副其实的信息中心,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新闻背景的电讯稿,源源不断地涌向这里;各类奇异的信息,滔滔不绝地汇聚于此,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遇到过的信息最多的地方,这对年轻人学习、了解、分析、甄别和处理信息有很大的帮助,确实是非常锻炼人的地方。

8月初的一天夜晚,校对室突然风风火火地走进一人,他面色红润,目光炯炯,微笑着自我介绍:“我叫金福安,是夜班编辑部主任,欢迎大学生加盟本报夜班编辑部的大家庭,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,不用客气。”说完和大家一一握手。与金总握手,感觉他特别热情,特别带劲,犹如一股暖流流过全身,让人从内心感受到是一份真诚,一种信任,一股力量。一次握手,对一个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学子的鼓励却是永恒的。20多年过去了,岁月流逝,自己也步入了中年,许多事情渐渐淡忘,但金先生与我握手的场景,至今无法磨灭,它一直激励我成长。关心爱护培养年轻人,成了我最基本的工作内容之一,金总给我树立了好榜样。

1995年我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,当时市里领导要求沪上新闻单位加强对口援滇工作宣传报道力度。金总率上海市新闻代表团赴云南采访,我有幸成为金总的助手随团访问,他又一次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金总一下飞机,就立即布置采访任务,虚心征求和听取云南宣传部门的意见,诸如云南的经济开发,旅游产业的发展,扶贫项目的落实等等,仔细询问,不厌其烦,尔后一一踩点落实。在云南采访的10天里,金总怀着极大责任心和使命感,爬山涉水,翻山越岭,不畏艰辛,深入第一线采访报道。作为团长的金总,每到一处,他都会主动与云南朋友见面,总要热情地与大家握手,亲切地交谈。当时负责接待上海市新闻代表团的云南吴坤同志去年来沪,听到金总不幸逝世的消息,他立刻哽咽起来,金总在滇工作的情景一幕幕展现在他眼前。他说金老师平易近人,没有一点架子,他来到云南,就把云南当作自己的家,实在让人敬佩。金总在医院住院期间,得知云南同志来参观世博会,给我发一条短信云:“劲军:云南的朋友真热情,我同胡德盛主任也通了电话,我今重病在身,不能亲自接待,他们来到上海,我们一定要好好接待。你任重而道远,重任在肩,所以多多保重身体。金福安。”我当场翻出这条保留至今不忍删除的短信,给吴坤同志看,他激动得一时话都说不出来,他说他至今清楚地记得与金总握手的场景,这是给人以支撑的手,这是给人以定心的手,云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。金总的握手真的太富有感染力了,这是他真情的表露。

与金总的第三次握手更是令我难忘。我来到文新集团工作,而后接任《新民晚报》党委书记兼总编辑。春节,我去给晚报老报人拜年,走进金总家,他一如往常,热忱而坦诚,尽管我们在办报理念上不尽相同,但谈得十分投机而愉快。我坐在他家的转角沙发上,他握住我的手,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,他始终没有放开过我的手,我们没有喝茶,也没有吃糖果点心,他语重心长地说道:现在是晚报的困难时期,还做了那么多的事情,真的不容易。他说自己提建议,出点子,寄希望,出发点就是让《新民晚报》越办越好。我顿时感到心头热乎乎、暖洋洋的,他是一位真正关爱年轻人的长者。离开金总寓所,我在不断地思索:《新民晚报》的“接力棒”传到了我们的手里,我们该虚心向老报人学习,潜心传承文脉,坚持开拓创新,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们所做的就是要与时俱进,在继承中创新,在传承文脉中发展。我们所处的时代,与过去几十年相比,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;报业竞争的态势,使《新民晚报》所面临的挑战,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不曾遇到过的。尽管如此,《新民晚报》依然能够成为中国晚报界的佼佼者,几代新闻人的共同努力功不可没。

我调到世博局工作后,《解放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的同志打电话告诉我,金总住院了,病得不轻。那年5月,他还风尘仆仆地去赵超构家乡参加活动,为赵超构铜像揭幕。过了一个月,体检发现他得了恶疾。我一直怀疑是误诊,像他这么乐观豁达的人,怎么会得这种病呢?我去华山医院看他,他再次握住我的手,责备道:“你办世博会,这么忙,来做啥。”他接着说道:“这次世博会开幕式非常成功,能参加这一盛世经典活动,是人生难得的机遇。”我说:“你很快就会恢复健康的,邀请你参加世博会的闭幕式。”金总说:“好!好!我安心养病,你用心办博,我们相约在闭幕式再见。”金总依旧用力握住我的手话别。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握手。与金总告别后,我专门向医院副院长询问了金总的病情,能否坚持到参加世博会的闭幕式。医生的结论出乎意外,说他的病情已进入了晚期,没有参加闭幕式的可能。听后,我顿感有点失落,有点迷惘,但更相信奇迹在他的身上出现。我与金总谈话,他的思路如此清晰,目光如此敏锐,握手如此有力,这样的人怎么会轻易地离我们而去呢?

我还想再去看望金总,他总是回避我,怕影响我的工作。一个星期过去了,又一个星期过去了。他告诉我,在外地养病,一切都好,勿念。鼓励我努力办好世博会的闭幕式……

谁知等来的却是噩耗,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大殓那天,我向金福安这位当代杰出报人鞠躬告别,我多么企望能唤醒他,再去握握他那温暖而有力的手啊。

斯人已去,余音绕梁。在追悼会那天,遇见居欣如老师,她感叹地说:像金福安这样敢讲真话、坚持原则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。我完全认同居欣如老师的看法。今天写完以上文字,站在办公室窗前,回忆与金总的四次握手,感受到的是一种纯真之美,人格之美,崇高之美,这是一种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的感觉,这是一种心灵的洗礼,精神的升华。

金总,我永远怀念你!

2012年8月25日

(作者系上海市文广局、文物局局长,原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社长、《新民晚报》党委书记、总编辑)

摘自《金福安纪念文集》文汇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